春之序曲

（组诗）

□蔡同伟

春雨

受不了节气挤压
天公大量掉发
发丝四下飘洒
织出满地新芽

春雷

憋了一冬的怒气
咔咔嚓嚓爆炸
把银河炸开道道口子
灵秀鲜水倾泻而下

春阳

镂月裁云的巧手
扯起五彩绒线
绣出斑斓鲜亮的图案
在春天展览

春草

青碧的媚眼
暖阳下亮闪
油绿的火焰
煦风里蔓延

积雪消融

慈善的春
倾洒温热的情
帮助落魄的积雪
化身流水逃生

河边柳

蹲在河边的老汉
抛下根根绿线
垂钓诗情画意
垂钓鲜亮春天

树芽

春是优秀的匠师
打磨出翠绿宝石
镶嵌在树冠
光彩熠熠

花苞

一群群春娃
打坐在枝桠
小嘴噙着露水珠
笑脸粉嘟嘟

立春是个动词

□北芳

立春是个动词。把嘴巴微微弯卷成小O型，像吹口哨，一个靓丽的字眼“春”就出来了。盼春，探春，咬春，唱春，迎春，惜春……一连串的动词，带给万物太多的梦想与追求。

立春是个动词，农人叫立春是打春。打，敲打，像走街串巷的商人敲打着各种响器，冬眠、休眠的万物就醒来了。从前我一听见立春二字，心就美得不行，好像只要立春一来，我出门就能看见杨柳捏起嫩绿的兰花指，杏花桃花盈盈笑，可是我妈总是打击我说：打春别欢气，还有四十天的冷天气。

的确，立春是新一年的第一个节气，拖着五九的尾巴，人们在大寒中一番翘首，几句祝福，就把盼到了“五九回阳九，沿着河岸插杨柳”的立春时节了。只是胶东的立春还是残雪未消，地冻一尺，万物虽睁开了蒙眬的双眼，动词尚在打盹中。

立春是个动词。我怀揣着遇到奇迹的心到野外探春寻春，打量着看似憔悴的北国之春，枝头剽窃着阳光的暖，藏掖着一个个小秘密，尤其是杏树和桃树，明眼暗描；还有柳树，柔软了发梢，在风中轻舞飞扬；顽皮的连翘已经润成了鼓胀的情绪，迎春花的话语，还只是停留在腰间的黄褐色里，看似不动声色，却一株株密密匝匝笑成弯弯的感叹号。

立春是个动词。在土壤里睡眠的种子，需要一些结实的呼喊来唤醒。枝头的小鸟调弄着丫杈的小舌头，天真地呼唤黑黑的泥土深处那些支棱起来的耳朵。不知疲倦的南国之风，翻过千山万水，为记忆中的节令做着催促和引领。

立春是个动词。民间民俗要“咬春”，中国的所有节日和节气都离不开美食。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地域不同，“咬春”的食物也有差异，有的地方咬春饼，有的地方包菜饺子吃，饺子馅里有荠菜。立春了，就挎起篮子拿着小铲去田埂上剜春，因为荠菜纵使在残雪下，也是鲜绿的叶子。

立春是个动词。走到哪里，哪里都飘荡着歌唱春天的歌。校园里，小朋友们边做律动边唱《春天在哪里》，年轻人唱着汪峰的《春天里》，音乐家拉着苏慧伦的《春天交响曲》，黄莺跳上枝头，学唱张德兰的《春光美》，我却一直沉浸在《北国之春》的旋律里——春天是一场盛大的演唱会。

立春是个动词。我们伸出双手，迎接春姑娘的到来。春姑娘长袖善舞，装点山川，让雪山减肥，把田野铺绿，让山溪增胖，把犁铧磨亮。在春水的缠绵里，北宋年间在惠崇笔下嘎嘎叫着的那些鸭子，被苏东坡的诗句一只一只赶入黄昏的河水，一阵一阵传递着春天的消息。

立春是个动词。迈进春日，就迈进了一个遍地是希望的季节，只要我们把梦想的种子辛勤地耕耘在大地上，汗水就能让种子生根发芽，我们就能看到像春天一样绿的生命、绿的希望。

凝望一片春天的原野

□姜德照

在春天里凝望，视野中一片充满希望的原野是那么生机勃勃。所有的生物都在孕育着一年四季变幻无穷的面孔。风，在北方的这个季节属于常客，而且姿态总是变幻莫测。在春天阳光还不够温暖的时候，我们只能站在背风的地方，选取略高一点的视角去看天，看一望无际被春风撩动的无边的原野。

北方的春天是一个过于急促的季节，来得无声，去得茫然，在我们尚未充分体验季节的美好之际，就会在你的不经意间轻盈而过，让你在追思中沉入无边的畅想中，由此想到人生，想到亲情、友情甚至爱情，都是那么美好地擦肩而过，留给自己的是无尽的惋惜或慨叹。于是，我们看季节，看人生，看人与人之间那么多美好的瞬间，然后对这倏忽而逝的春天景色，留下一个个庄重的注目礼。

春天的起点并不荒芜，一切生命都在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等到春天那声嘹亮的哨子从原野的上空掠过，当北回归线的太阳开始位移过来，就如同点燃的火把一样，开始震颤并骚动起来。你听，用你的耳朵贴近土壤倾听，从大地深处涌来的土壤蓬松的声音隐约可闻，还有那些停滞了一个冬天的各色植物和树木，这一刻都开始欣欣然地舒展着，叶脉的毛孔张开了，叶汁流动着，一种植物枝节扩张的声响好像水声一样在浅浅地涌动着。春的暖流回荡在天地之间，它穿越春寒与春雪，带来了一片喧响的海，这可能是春之海。

再看这个季节的颜色。冬天留给大地的那种沉闷的灰黄颜色似乎变动得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景色出现，那些枯败的枝条好像灌注了某种营养液一般，泛出那么多嫩黄带青的色泽；小河和水塘的坚冰被春天的阳光不断搅动着，露出半边碧绿的颜色；那些接触太阳比较多的朝阳地带，小草的毛芽与树木的叶蕾那么焦急地窜出来，于是，这个季节的视野中开始有绿意荡漾的春色，那么惹眼，使我们缩在厚重棉衣后面的皮肤开始对这个季节的一切产生了一些亲切的感觉。

所有的春天都是一个开始，每个春天都是唯一的。我们走在每个春天的原野上，走着，看着，欣赏着，也体验着。那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春天啊。每个春天都很宝贵，都值得我们深深地珍惜和眷恋。

凝望着这一片春天的原野，这是生命的一个个最美好的定格。春天是一个慷慨而无私的季节，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美好的，给我们的赠予都是平等的，而我们很多人却辜负了这个季节的爱和施予，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空间中自怨自艾，无法走出往事的阴霾，这是对春天的亵渎和浪费。让我们尽快走出封闭了一个季节的空间吧，让自己的身心置身于大自然中，享受春天美好的洗涤。让我们重新开始，让春日的每一天都充满期待，那么我们一年当中的每一个日子，都可能一直是春天。因为，人生的美好会始终与我们永在！

妻子的细心

□潘云强

妻子的细心，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烟台开始用煤气罐做饭。用过后，妻子要仔细察看煤气罐阀门，确认关闭无误，便会用一个塑料袋，将阀门处套上、系好。我说套塑料袋多此一举，她曰唯有如此标志，方能放心。后来有了天然气，她更上心了，每天睡觉之前，都要把开关检查一下，至今一直如此。

刚结婚时，我们住的房子只有十一平方米。如此拥挤的房间，她却有本事把东西归置得井井有条。那时衣柜很少，衣服等物品都用包袱装。她把她的、我的以及孩子三个人的衣服按照春秋、冬天及夏天等分成三类，分别用包袱皮包好，再把字条掖进包袱里。找衣服不用开包，只要摸出内中字条，就知道里面是谁的衣服，是什么季节的衣服，找起来既不费事，也显得规矩。她说脑子好，不如烂笔头，一些她认为的大事，常用一张纸记下，纸条多了，用一个大金属夹子夹着。忘记了或查找什么，打开看看即可。

她对女儿的细心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孩子吃饭、睡觉、玩耍，她无不亲力亲为，绝少让别人插手。不说别的，就说给女儿睡觉盖被之事，既要把孩子胳膊腿盖住，又要防止被子把她嘴与鼻子堵住。她一会儿抻抻这儿，一会儿掖掖那儿，忙活得能把被子在手里捏出水来，而她睡了也是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孩子醒了，她第一个知道，并不厌其烦地为其掖盖被褥，直到她认为孩子舒适为止。

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她亦心细如丝。女儿从小爱画画，但是个小马虎，没有耐心，画完就扔到一边了。她在前边扔，妻子在后边拣，居然攒了厚厚一摞。女儿的玩具，妻子也一件不丢，装了满满一箱子。女儿的中小学书本和部分试卷，她都保存得好好的，并写明年月日以及学校与学期。女儿小时候的照片，背后都留有她写的拍照日期、地点等备注，女儿长大后，一并交到了她手上。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母亲患有糖尿病，平时吃一种叫消渴丸的药。有一阶段，母亲胃口不好，头晕，有一次甚至昏厥。妻子仔细看了消渴丸的说明书，说母亲这几天基本没吃什么饭，但还是按过去的药量吃药，昏迷可能是药量过大导致低血糖引起的，遂便陪母亲去医院检查，果然跟她预料的一样，避免了一场祸端。在一些人们容易忽视的小事上，她也心细认真。一次，我给北京的舅爷写信，他住在北京八王坟，我粗枝大叶，竟写成了王八坟。亏得妻子发现，才没有让贻笑大方的错误发生。

烟台话有“吁叨”“磨叽”这两个词，与“细心”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像是锁门，妻子的锁门虽呈“细心”之相，但大多属于“吁叨”的范畴。门须要她亲自锁，锁过之后，还要反复摸挣几下，才放心下楼。我嫌她“吁叨”，她则用仔细无大错来怼我。

“磨叽”与“细心”亦属孪生兄弟，这主要表现在外出购物或玩耍上。她首先要从穿何种衣服入手。恁多的衣服摆在眼前，但她还是抱怨没有衣服穿，这挑挑，那拣拣，不是颜色不合意，就是式样不合心，拿起一件在镜子前反复比量，并让我提参考意见。我不发表意见，她嫌我扎嘴葫芦，我说了，她又说我你说的不对。从起意到走出家门，一个小时算快的。说“细心”实属牵强，“磨叽”的帽子戴上刚刚好。

我与妻子谈恋爱不久，就开始学习妻子用纸条记事的习惯。不过我不是用纸，而是写日记。我的日记涉猎工作、学习、婚恋琐事、旅游，也少不了一些生活偶拾偶感。例如1996年12月31日是这样写的：“今天是农历子鼠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北京机场。坐空客赴澳。晚七点航班，因大雪加之除冰，延误至深夜十一点半才起飞，没想到今生我也能出国。”退休之后，无所事事的我开始迷恋写稿，而日记在提供年代、事件及线索上，对我大有裨益。

女儿也将细心当作了传家宝。后来她也有了孩子，在照顾自己孩子上，例如给孩子掖被窝等的动作，让我恍若看见妻子当年的影子。而她替孩子整理画作及照片时心细得更如同妻子的翻版。女儿的细心也使她成为最早在家里安装烟火报警器、天然气报警器等技防设备的那批人。一次，年迈的婆婆正炒菜，屋外传来孙女磕倒啼哭的声音，她赶忙跑出去。后来屋里油烟滚滚，再后来烟火警报声大作，一场可能的火灾事故得以阻止。

应该说，比起耗力费神、整日紧绷得像面鼓，女儿的这种细心具有更高的质量。

乡村春来早

□冷大川

“春雨惊春清谷天”，新年伊始，春季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春”。有时在春节前，有时在春节后。有时是天寒地冻，天上雪花飞舞，地上白雪皑皑；有时是春光明媚，冰化雪融。“春打五九尽，春打六九一”却是永恒的，也就是说，“立春”永远定格在“五九”的最后一天，或者是“六九”的第一天这个交际点上。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是我们乡村人企盼报春使者的一句老话。说来也真是奇怪，不知是印象所致，还是果真如此，总之在这期间，你走在马路上，来到河水边，你会不经意地发现，柳树的枝条已褪去冬日灰暗的色，泛着淡淡的黄，还溢出丝丝的绿。在落日下，经风一吹，熠熠生辉，金黄得耀眼。再仔细看那枝条，音符似的小芽有序地排列着，无数的枝条在春风中拨动着春的琴弦，演奏着春的旋律，催动着春的脚步。

田间地头，积雪融化处，阳光照射，润湿的泥土，一闪一闪的，泛着光。沟渠里，小溪中，水涨起来了，池塘边的芦芽你拥我挤地探出头来。向阳坡，藏风处，小草偷偷地钻出来，争着抢着。经过冬雪，泥土暄腾腾的，无论是冬耕过的还是正待春耕的，踩上去，软软的，似棉絮一般。

麦田里，谁家的女人正在忙碌着划锄。她握着锄，弯着腰，一会儿拉，一会推，两腿前躬后蹬，交替前行。一阵风吹过，头上的围巾飘了下来，飞到前方。好一阵子，她才弯腰捡起，顺势在额头上一抹，拭去的是灰尘，还有汗珠。地头那边，两个孩子也在忙活着。一个双手握着小锄，是锄还是刨，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毕竟只有六七岁。另一个手拿笸子，将盖在土里的麦苗搂出来，让畦子的背高起来。她虽然也只有十岁多点，但干得仔细、认真，有模有样。因为母亲告诉她，只有这样，水才会顺着畦子，浇灌麦根。只有一畦一畦不乱流，才能保证所有麦子都能吃饱水。农村孩子就是这样，既懂事又会做事。

夜幕降临，村头的戏台汽灯耀眼，锣鼓喧天，还有各种乐器的声响。是村戏就要开演了。生产队的饲养场，小屋内的煤油灯依旧亮着。暗淡的灯光，映照着黝黑的脸庞。几个爷们，有的坐着矮板凳，有的依着炕沿半坐着，有的干脆盘坐在炕头上。有人嘴里叼着烟锅，边用火镰擦着火石，边吧嗒吧嗒地吸几口。火星飞溅，烟雾一圈圈扩散，弥漫。不抽烟的，边剥着花生，边往嘴里填，“咯嘣咯嘣”吃得正香。这里一堆花生皮，那儿一堆瓜子皮。锅里的水滋啦滋啦地冒着热气，碗里飘着茶香。看得出，他们兴致正浓。包队的村干部时而颔首赞许，时而插话引申，一本正经。队干部们，各抒己见，共同构筑新一年的梦。尽管时有面红耳赤，时有争论不休。

“年跑了，十五了了”，他们早就抛弃了以往“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进三月”那种懒散的旧习俗，带领社员们，挑起担子，推起小车，往地头运送圈粪杂肥，为春耕春种做准备。“忽颤忽颤”，挑担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穿梭；“吱吱呀呀”小车声不绝于耳，在山野间回响，驱走了冬日的宁静。

田间地头，有几个人在整理地堰。因为这样不仅保水、保肥，还增扩了播种面积。他们在沿着地的外堰用大镢捣出茅草根、酸枣树根之类杂物，接着就有人用铁锹修起一道垄，随即有人一锹一锹将土反扣在上面，然后，直立着锹使劲地拍打。拍打过的地方，光光的平，似侧立着的平板，很是显眼。附近还有一群人在刨地。只见镢头上下飞舞，一条线地摆开。刨过的地方，高低不平，有人用铁耙边拖拉，边拍打土块。经过之处，平如镜，细如面。

“二月二，龙抬头，皇帝扶犁臣赶牛，正官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伴着歌声，不远处，有人刚刚用锹将粪撒开，犁耙手就抚犁挥鞭，驱牛耕田。犁过之处，新鲜泥土的气息，在朝阳的映照下，氤氲升腾，在无边的原野中弥散。人的吆喝声，牛的哞叫声，鸟雀的吵闹声，此起彼伏，跟空中北归大雁的“嘎——嘎——”声相应合。山野沸腾了，如煮，如滚。耕过的地要耙，耙过的地要耢，环环相扣。为了保住墒情，他们注重每一个耕作细节，做得熨熨帖帖，一丝不苟。

远远地传来“嗵——嗵——”的轰鸣声，是柴油机在抽水，为小麦浇灌返青拔节水。潺潺的渠水，时而蜿蜒蠕动，时而激流奔涌。麦田里，水流时缓时急，不时“咕噜咕噜”冒着气泡。土块疙瘩，经水浸润，即刻散开。偶尔会有老鼠从洞穴里钻出来，湿漉漉的，拖着长长的尾巴，从脚下穿过，将水溅到你的裤子、鞋上。

耕过、刨过的地，或是一大片，望不到边；或是零零散散，似带如盘，一层层地排列着。金黄的土地，日光映射，有些晃眼。仔细看，又若隐若现地似有那么一丝淡淡的绿。走到近处，才发现，原来是新出土的灰菜、蓬菜、马齿苋，还有许多说不上名字的野菜，星星点点，小得如针尖，却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一起，还顶着霜碴、露珠。地堰上，小路边，蒲公英早已擎着鹅黄，撒遍山野间角角落落。其它野菜，也正在编织自己的梦，寻觅着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人们的身边。

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果园里的果树花有的已绽开，有的正含苞，红的如血，粉的似霞，白的像雪。蜜蜂“嘤嘤嗡嗡”地闹着，蝴蝶翩翩起舞，穿着各种花色的外衣。

在煦暖的春风中，在明媚的阳光下，布谷鸟“布谷——布谷——”鸣唱着，乡村人要开播下种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勤劳的乡里人，就是这样，在每一个新年的春天里，按梦的轨迹将希望的种子一粒一粒地撒播于大地，根植于土壤中。

这是五六十年前或者更为久远的年代的景象。岁月蹉跎，日月如梭，但那段记录我童年、少年、青年的乡间生活，特别是乡村过年后早春忙碌的往事，还是牢牢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二月

□徐修强

天，海一样的蓝
阳光，云一样的软
一朵白云落下来
河面露出笑脸
笑出一个酒涡

一群野鸭，蹒跚着
在一首诗里排队
坝上，着急的老翁
把鱼杆伸进了水
微风轻轻吹
不知，谁的春天
先到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